

李尔钢
著

现代辞典学

XIANDAI CIDIANXUE
DAOLUN

XIANDAI CIDIANXUE
DAOLUN

导论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现代辞典学

XIANDAI CIDIANXUE

DAOLUN

导论

李尔钢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辞典学导论/李尔钢著.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4

ISBN 7-5432-0694-3

I. 现… II. 李… III. 词典学 IV. 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682 号

责任编辑 陈 静

装帧设计 陈 川

美术编辑 钱自成

技术编辑 徐雅清

现代辞典学导论

李尔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9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100

ISBN 7-5432-0694-3/G·327

定价:1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59144429



李尔钢，浙江平阳人，1956年
出生。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湖北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
辞书学会理事，湖北省作协会员。
曾任辞书、古籍编辑多年，创作并
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古籍研
究论著。十多年来，对语言学及辞
典学研究没有间断，发表过系列论
文。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 430022

E-mail: liergang56@sohu.com

序

巢 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辞书出版呈现兴旺繁荣景象,《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等名牌辞书相继出版或修订再版,其他各类辞书更是万紫千红,百花盛开。与此相适应,辞书学专业刊物《辞书研究》应运而生,辞书学专著也渐次问世。胡明扬等的《词典学概论》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继之而起的黄建华的《词典论》,陈炳迅的《辞书概要》、《词典编纂学教程》,李开的《现代辞典学教程》,赵振铎的《辞书学纲要》,林玉山的《辞书学概论》,虽各有侧重和特点,但都吸收了国内外语言学和辞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就辞书学的性质、辞书分类、辞书结构、各类辞书编纂工艺、辞书史等方面进行探讨。正是这些专著及发表于《辞书研究》和其他报刊上的大量辞书学论文,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理论体系。尽管对辞书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学界还未取得共识,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与我国辞书学崛起相映成趣的是,国外的同行也不甘寂寞,其标志是各大洲的辞书学会先后成立,辞书学研讨会

序

1

纷纷召开,辞书学著作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可以预见,国内外辞书学研究不断深入、互相促进的进程仍将得以保持和发展。

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辞书学研究的发展已显现良好的态势,一批年轻学者挟其专业扎实、视野开阔、学术敏感性强的优势,在辞书界崭露头角,李尔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尔钢是辞书学科班出身,研究生毕业后又一直从事辞书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潜心于辞书学理论研究,发表了多篇在辞书界有影响的论文。而今,他又向读者奉献了这部有相当学术含量的《现代辞典学导论》。本书在继承、借鉴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敢于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新见。如本书第一章有关辞书特性的讨论中,作者分析了传统的“三性”、“五性”说的不足,提出了收辞备查、全面诠释、知识集约、分目集索的“四特性说”,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辞书特性作出概括,似乎更周全些。又如,第二章提出区分“语文义”和“语文定义”,肯定逻辑定义,并指出语文词典释义、专科辞典释义与逻辑定义的关系,提出“知识附加”和“语言种差”概念,为解决辞书学界一直感到困惑的释义内容的逻辑与语言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再如,第五章重点论说了词例问题,总结了词例具有印证词目、辅助释义、验证义项、展示用法、探索词源五个作用,将词例的作用提高到与释义同等重要的高度来认识。总之,本书新见迭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我作为本书的第一批读者,读后深觉获益良多。惟据个人体会,辞书特别是大型辞书的组织工作,应属辞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分编写,七分组织”,是我对辞书编纂的形象概括。我希望

在以后读到的尔钢的第二本、第三本辞书学著作中,能有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更希望看到其他青年朋友在辞书编纂和辞书学园地辛勤耕耘的成果。

是为序。

2001年10月

序

3

目录

| | |
|---------------------|-----|
| 序·曹先擢 | 1 |
| 序·巢峰 | 1 |
| 第一章 辞典和辞典学 | 1 |
| 第一节 关于什么是辞典的问题 | 1 |
| 第二节 辞典的特性 | 4 |
| 第三节 辞典的界定 | 11 |
| 第四节 辞典学 | 13 |
| 第二章 词义 | 22 |
| 第一节 概念与词 | 24 |
| 第二节 定义与释义 | 33 |
| 第三章 释义 | 51 |
| 第一节 释义的方式 | 54 |
| 第二节 释义与语境 | 71 |
| 第三节 释义的精确与模糊 | 80 |
| 第四节 义项 | 86 |
| 第四章 辞典的类型和结构 | 115 |
| 第一节 辞典的类型 | 115 |
| 第二节 辞典的结构 | 131 |
| 第五章 语文辞典 | 137 |
| 第一节 注音 | 137 |

目录

| | | |
|------------|-----------------|-----|
| 第二节 | 资料 | 146 |
| 第三节 | 词例 | 156 |
| 第四节 | 词性标注 | 175 |
| 第五节 | 语言规范与规范辞典 | 196 |
| 第六节 | 其他标注和提示 | 212 |
| 第六章 | 专科辞典 | 221 |
| 第一节 | 专科辞典的类型 | 221 |
| 第二节 | 专科辞典的对象、收词和释义特点 | 222 |
| 第三节 | 定义与知识附加 | 230 |
| 第七章 | 双语辞典 | 246 |
| 第一节 | 释义方式与双语辞典界定 | 246 |
| 第二节 | 释义特点 | 253 |
| 第八章 | 编排与检索 | 266 |
| 第一节 | 语言辞典的编排与检索 | 266 |
| 第二节 | 分类编排 | 272 |
| 第三节 | 电脑编排与索引制作 | 274 |
| | 主要参考文献 | 279 |
| | 后记 | 283 |

第一章 辞典和辞典学

第一节 关于什么是辞典的问题

1·1·1 关于什么是辞典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辞典中都有解释,几乎所有的辞典学著作也都要力图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定义。也许人们会奇怪:不是所有书名有“辞典”两个字的书就是辞典吗?为什么还要为辞典下定义和作解释呢?这其实是因为存在名实背谬的现象。一方面,有许多书名并不叫辞典的著作实际上是辞典,如我国古代的《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玉篇》、《字诂》,近现代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八百词》等等;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名为辞典的书实际上并不是辞典。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辞典的实质而非名义,来为辞典下一个定义。这就需要对辞典的实质进行研究,对辞典的特性进行概括。只有在对辞典的本质特性深入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对辞典作科学的定义。

1·1·2 我国对于辞典特性的理性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基本上是空白,因此也无所谓辞典特性的问题。1979 年,汇集我国一代学者心血和智慧的大型综合辞典《辞海》(修订本)出版,编纂者们在进行经验总结时,开始注意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于是,在当年的《辞书研究》杂志上,出现了一组文章,第一次试图从理论高



度,将辞典的基本要求概括为“五性”:一、政治性(思想性),二、科学性,三、知识性,四、稳定性,五、简明性。在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关于辞典的讨论都在这“五性”的基础上展开。当时的提法,是这五种特性是辞典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属性”^①。到建国后第一部系统介绍普通辞典学理论的《词典学概论》出版时,又在对“五性”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成辞典的“三个基本要求”即“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认为:

词典作为释疑解难的工具书,有三个根本要求,这就是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知识性是说词典要向读者提供一定的知识。……有人曾把知识性和词典的关系比作蛋白质和生物体的关系,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物体。没有知识性,辞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这是很恰当的。……所谓科学性,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每一个具体条目中提供的各项知识内容必须准确可靠;其二是作为一个整体,一部词典的体例前后必须一贯。……实用性是说词典提供的知识以及词典的编排体例必须切合实用。它要解决读者有没有可能查,查到了以后能不能很快理解以及查起来方便不方便等问题。辞典的实用性有许多表现。……比如,一般词典都强调通俗简明,防止艰涩和烦琐,要把水分挤干。这既考虑了读

^① 参看:巢峰:《试论辞书的政治性》;徐庆凯:《坚持辞书的科学性》;杨祖希:《知识性——辞书的中心》;冯英子:《谈辞书的稳定性》;池哲:《辞典要有简明性》,载《辞书研究》,1979(2)。

者的可接受性,也考虑了词典的篇幅和读者的经济负担。^①

比较“三性”和“五性”,可以发现两种提法同多于异。“三性”不再强调“政治性”和“稳定性”,另外提出“实用性”并将“五性”中的“简明性”和“知识性”涵盖其中,沿用“科学性”和“知识性”提法。还有一点相同,那就是“三性”和“五性”的提出者都将其概括称为辞典的“根本要求”和“本质属性”。

但是,作为辞典的“根本要求”或“本质属性”,上述“三性”和“五性”的概括显然不能起到显示辞典和其他书种区别的作用,而显示区别,无疑应该是概括辞典特性的主要目的。用这个标准衡量,无论“三性”还是“五性”的概括显然不能让人满意,或者说,这些概括没有能够符合科学的标准,不是对辞典特性的理性的认识。因此,稍晚一些,黄建华先生在《词典论》中就对这种概括提出质疑,指出:“这种提法固然不错,不过,对辞典以外的工具书也是可以提‘三性’要求的。教科书不是也要有‘三性’的么?可见,‘三性’并非辞典所专有的属性,不是辞典的特性。”^②

事实的确如此。概括辞典的特性,着眼点必须是辞典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即辞典所独具的、赖以与其他书种相区别的性质;它的作用范围,应该是书种之间的地带。用它作为尺度衡量,目的在于判断一部书是不是辞典,而不在于评价它是不是一部好辞典。按照这一种标准,笔者提

① 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② 黄建华:《词典论》,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出辞典的特性应该有收辞备查、全面诠释、知识集约、分目集索四个方面。笔者的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又陆续有学者提出各种新的概括,如提出辞典有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①等等,由于这些新的概括不符合上述着眼于区别辞典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的原则,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二节 辞典的特性

1·2·1 收辞备查

辞典是工具书。从辞典编纂者的角度看,它是为了人们查阅而不是通读而编纂的。对于读者来说,除了研究者以外,可以说不会有人像读小说或教科书那样顺着一页一页去阅读辞典。人们使用辞典,一般都不是为了消遣或者系统学习某一门知识,人们一般总是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了疑难问题,才去查阅辞典,寻求问题的答案,以祛疑解惑。毫无疑问,查阅是人们使用辞典的最基本方式。释疑备考,则是辞典最基本的功能。编纂辞典的目的,正在于预计到人们会遇到困难和产生疑惑,因而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集中必要的知识,以应付人们的查阅。

辞典汇集知识是以词语为中心的。辞典按照一定需要收入一些词语列为词目,这些词目就是辞典所要解释的对

^① 参看:林玉山:《关于辞书特性的思考》载《辞书研究》,1992(1)。徐庆凯:《词典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载《辞书研究》,1996(1)。黄孝德:《论辞书的客观属性——也谈辞书特性与质量标准》,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4)。林玉山:《辞书学概论》,12页,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象,也是辞典编纂者预计读者将会遇到困难产生问题的地方。人们在遇到了词语困难,例如忘记一个字该怎么写,或者读不准一个词的音,弄不清某个字词或者成语、术语等的意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就是去查字典,人们知道,循着词语线索,就可以找寻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解释,消解心中的疑惑。这是因为汇集词语是辞典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如果说一般工具书也有释疑备考功能的话,那么以词语为核心释疑备考,则是辞典所独具的特性。对于这一点,辞典学界没有什么异议。

1·2·2 全面诠释

辞典中所有语言,都用于解释和被解释。

所有的书种和文章都使用语言,但是辞典使用语言与所有其他使用语言文字的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区别在于:所有其他语言文字作品都是使用语言进行推导、论证、表现、叙述,等等,总之,语言对于它们只是工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语言对于辞典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所有的辞典都被分成被诠释部分(词目和条头)和诠释部分(释文),在现代横排本中,一般表现为左项和右项,右项诠释左项,释文诠释词目。这无论是在普通语文辞典中还是在以专业术语为诠释对象的专科辞典中都是一样的。因而语言对于辞典来说,既是用来诠释的手段和工具,又是目的和归宿。

辞典用语言解释语言,并不停留在对某一词语在具体使用中的意义作孤立解释的水平上。传统训诂学也进行诠释,但是训诂诠释注重的是具体语言环境中的具体语义,是一个一个的具体解释,而辞典必须撇开具体语言环境的局

限性和偶然性,在归纳的基础上,概括出被注释词语的特点,使释义能覆盖该词语的所有用例,此外,要在辞典类型和规模允许的范围内,努力作出尽可能完备的解释并且能照顾到语言的整体体系,反映出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只有在辞典中人们才可能实现对词语进行微观研究的全面性。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语言学家们写文章,对某些词语的未被人们认识的意义阐幽发微,那是一种点式的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他们想要对一种语言或者某一类词语进行一种相对全面的研究,他们就应该想到采用辞典的形式。让我们换一种说法,任何一部语言学专著,只要企图实现对语汇相对全面的研究,只要其研究不局限于某些个点而企图有一个相当大的覆盖的面的话,它就必须具有辞典的性质。例如,对古籍中的语汇进行注释是一种一般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古已有之,称为训诂或者注疏,但清代阮元将一些古籍的语汇注疏全都集中,分领于字词之下,这就对词语有了研究的全面性,按这种办法编纂出来的《经籍纂诂》也就有了辞典的性质;朱起凤《辞通》,全面研究汉语的通假词,是专著也是辞典;王力《同源字典》,是同源字的研究专著但由于具有全面性,因而也就具有了辞典性质。由于具有全面性,由语言学专著和注释性著作进而显示了无可辩驳的辞典性质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尔雅》、《方言》、《义府》、《词诠》,直到《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许许多多。这无数例证的存在,证实了对词语作全面微观研究和诠释是辞典的重要特点之一。

有学者认为将诠释作为辞典的特性之一是不确切的,“因为有些词典并不作解释,例如诗韵词典,它只提供韵母

相同的词便算完成任务”。^①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正确,至少这个例子举得不对。诗韵辞典,例如我国古代的韵书,它的诠注任务主要是注出每个字所属的诗韵,使人们在做诗填词时各诗句押韵的诸韵脚都属于同一韵部,不致错误。它在“一东”之下归集“风、冻、同、中……”;在“二冬”之下归集“佟、淙、宗、攻……”等等,实际上就是在完成这种诗韵的注释。意思是:“风:韵同‘东’”;“冻:韵同‘东’”;“佟:韵同‘冬’”……这种归集不就等同于注释吗?在语言辞典中,也有许多字词实际上是不加注释的。例如1999年8月出版的《新牛津英语辞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一般都熟悉的单词不加注音;一般辞典中同义词对释的释义形式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不充分注释。但是这种不予注释或不充分注释的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存在对辞典使用者已有知识和经验的预期,辞典编纂者指望使用者自己弥补辞典注释的不足。这种情况实际上只能算是在本应该有诠释的情况下对诠释的合理省略而已,因此并不能算作辞典全面诠释特性的反证。

1·2·3 知识集约

这是辞典内容方面的特性,指辞典高度密集地集中知识的特性。任何学科的书籍都具有知识内容,但是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书籍像辞典这样高度密集地集中知识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条目及其解释集中于一部书中,每一个条目都给读者带来高度浓缩的知识信息。为了浓缩知识,辞典略去了任何论证过程和不属于核心知识的部分,只提

^① 黄建华:《词典论》,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供结论和最必要限度的论据。因此，一个学者集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归结到辞典里，往往不过是几百字甚至百十字的一个辞条。辞典被视作知识的渊藪，被称为无声的老师，正是因为辞典具有这种高度集约知识的特性。

对于辞典的知识集约特性，我国辞典学界一般没有异议（虽然大多只提知识性，没有把“集约”的特点作应有的强调，以致从内容特性上寻求与其他书种的区别时遇到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只有少数著作提出疑问。《词典论》就是其中之一。它在批评《词典学概论》的辞典定义中提及“知识”时涉及这一问题，提出：

一本逆序词典或一本韵母词典的知识部分又在哪儿呢？一本按一定方式编排的烹调工具书，如果是汇集烹调词语，加以分别处理，并提供有关信息的，那是一部烹调词典；如果只在“盐水鸡”、“五柳鱼”、“拌合菜”、“软炸肉”等的项下列出原料和做法的，那是一本食谱。请看：

五柳鱼原料：鲜鱼一条，肥瘦肉丝一两，干辣椒五个……

做法：1……2……3……4……

这里面不是提供了确确实实的知识吗？如果词典是“汇集知识”的，那么食谱也应算作词典了。然而食谱显然是“物的单子”，所以谁也没有将它归进词典之列。通俗地说：凡是从词出发的，便是词典，凡是从物出发的，便不是词典。^①

① 黄建华：《词典论》，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